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備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
合義又相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
辭也案門可勝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
麻自發論本宗排地法是一備其取也然此
宋古尤宗門師也忠非津東指地際是立論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圍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非弱即惑

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程敏政評莫
知治亂疆弱
豈不守敵

胡環評始知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

晚明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甚矣即
王孫何侯諸
人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子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教士我。以教士我。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母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評是為
下段

何良俊評以
好捐國可憐
可畏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
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卷二十一

在齋藏板

李泌評情偽
不見成何上

下

柯潛評荒嬉
讀此宜骨竦

人君唯母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
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
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
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
分。

語可味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
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
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深事皆此輩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
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
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
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
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本後純評私
黨之禍甚熾

長春評能
主不悔不
實術未巧

管子

卷二十一

三

在齋藏板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讓
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
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
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
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獨勝
弱惟版法解
筆故文多淡
皆非管子親

程敏政評揭
出法事凜然

沈昂新評正
法天經風
法時運高
法地紀始
可飭三經以
有國

其榜評秀逸
蕩漾酷似韓
非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
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
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
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
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
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字法

初語

乘義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池可愛可驚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季必評先易
不見全在人
審察

朱榜評盤旋
緝逆

評基廢
大非淺

揚林計知亂
爭所也階便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習評說到
心逆量失直
以人事要領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沈氏新評如
此用財力便
是反息之原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奢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壤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歿。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其所以休之。故曰。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評正
明
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灰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

沈鼎新評上
得法而下循
法何容差參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歷賦評恍惚
子晉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必始可用法
一抔一痕

管子 卷二十一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當作悅衆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利愛是至
洗塵

在評必
道必當

張嶠評事案
潘翹案奇

胡瑗以不
利利不有
子語致與

宋是壽評解
居齋解問答
一條未刪之
畢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子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人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
有子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亂三守明
生直懲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羣黨而成。芻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

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必服正是畏

科政評人
王魁柄

向良俊評魚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衆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威
法安臣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大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劫語

異水心評已
經已奪可為
寒心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也。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健，境內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

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宐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

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

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

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未養純評貴
裁無所因緣
亦道使無羅
令

公正評舍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惠

沈氏新評刑
法是用民大
柄不敢二字
今人颯肌戰
股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
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
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
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
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
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
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
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

按情作下情
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
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
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參伍評斷不
參伍是病根

李泌評一明
道如釋鼓

何特評案法
劉宗深怪

孫軾評惟獨
明乾剛獨
衡石程書不

周元會評波
鐵鎗琥珀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
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
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
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
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
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
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
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
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
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
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
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
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卷二十一
十五
七
反



程敏政評法
嚴故難犯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干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沈鼎新評官
吏不私極正
以去欺

極慎評權衡
平以去吏私
解即以喻吏
以其吏皆權
衡也不事權
衡言者會甚

何良俊評學
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語與權衡異

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管子 卷二十一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貴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是通病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朱養和評不
賢實責功是
以言譽盛行

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評賞罰
以譽非古
人之意

西晉評法
如海暴暴如
山

張榜評漸微
而積更可畏

宋長春評為
二視所蔽主
其矣

東漢評從來
愈士大都老
子蔽法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
按佞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
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可危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聞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可痛哭。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沈氏新評功
罪重私令忠
言無處着口

魏樞評重臣
之勢至此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程敏政評慮
家言不及國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規以人事者之義

法不尊
在國皆由
法不明之
故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李泌評石破
管沉

聖正地評定
入品如鑑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倭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倭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不可
賜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斬快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廢也

稱潛評是非
事情非量度
不折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
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

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立民
語見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
法

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續按陽凍也上地也陰凍地下也秬同藝別

時不秬矣是秬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
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良俊評讀

此其一之日

二六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饒春色

梅士享評春

作之眾易役

而飛耳於五

衢阻棄之嗟

則意然動念

千人之繇易

起而長目於

萬畝不舉之

係則慎焉傷
心又國幣有
衡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貧
盜與不得不
刑而禁故
不必危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斃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弱也

士享評民
之耕織皆婦
上此上一
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奪民
時弄民本而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基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春演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爾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筴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傳於術矣。術病道。利蝕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緝績微織。而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四

不也

先自新評亦似假義以漁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為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治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善而坐贏貿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壓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夫大夫家之貸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禮十二荒政
有弛役之條
管子遇凶旱
水泆有修宮
室臺榭之庸
毋乃詰乎曰
弛者弛宮中
力役之征聽
民自養也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音庸不耐自
生之民以君
養民也聖賢
御世周防總
一愛民之心
然非國有重
積不能不然
今年用之而
明年無復吾
不知國遇若
飢將何以給
也

張榜評起眾
而合民失本
便非善持國
計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
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筭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
補其流。民得其容。國入其流。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凡所謂不足。皆四年也。昧於加之。
義。則且為培土。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

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
室臺榭。非麗其采也。以平國筭也。春演前無狗。後無
彘。無畜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于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有業之息。得自
加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得加食于官。上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興役。活饑民。一戢亡命。二圍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今至於
糶。此庸不給。以分劫。而平食。所謂平國筭也。

其亡筭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夫

諸夏秋之筭數也。民無糶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于

水評相
不特

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策也。上史在間。壤下壤。壤策也。滿補開闢。則策乘持流之數。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春通土不以策持流而

楊慎評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存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貨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下壤。守之若干。故通。問壤。問歲。一種。即爰田也。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 卷二十一 管子 卷二十一

管子曰人文

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管子曰人文不離而文章

